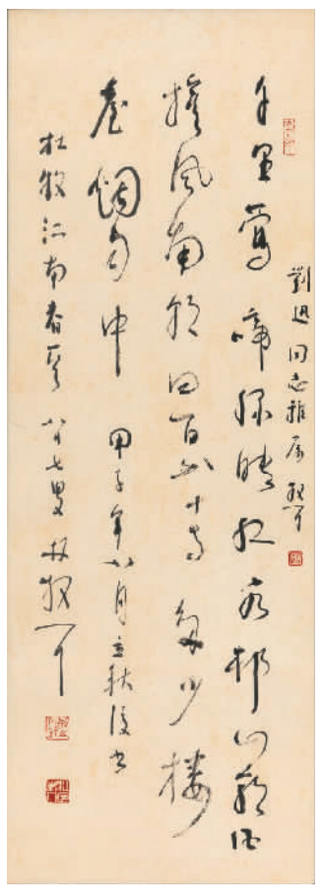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年2月16日 星期四
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中国美术馆6层的长期陈列展厅经重新设计，目前向公众开放，被称为“藏宝阁”。据悉，本次典藏精品陈列选取任伯年、吴作人、林散之等艺术大师的小幅作品，以小见大。



杜牧绝句《江南春》 林散之

菊花石榴 吴昌硕

宝藏经典 活化精神

吴为山

中国美术馆6楼原是内部的一个资料室。经过改造和重新设计，成为长期展示馆藏小型经典作品的陈列厅。因为展出的作品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大师名作，所以将它称之为藏宝阁。也可以说，它是中国美术馆皇冠上的明珠。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它在思想、艺术、制作诸方面已臻精深、精妙、精湛之境；在时间的流逝与历史的检验中，愈发显示其价值并成为传统而为后世之标范。中国美术馆十多万件藏品中不乏经典，它们凝聚了艺术家艰辛的探索，是当时当代的创新创造，也是美术史发展历程的坐标。只有将它们从库房的沉睡中唤醒，走向展厅，与人民大众对话，才能凸显其价值，才能活化精神！作品中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和作者真切的情感才能呼之欲出，在观赏与研究中实现超越时空的心灵交流。

中国美术馆通过表现社会发展、反映时代变革和艺术创新的藏品，构建了集古代、近现代、当代美术、民间美术、西方美术为一体的收藏系统。其中，近现代以来的作品，在题材上以宏大叙事、反映现实、贴近生活、讴歌时代、描述人民为主，创作形成完整的体系；在艺术表现上，以中西合璧为审美追求，开创一代新风。这些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质来自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艺术的融渗，在视觉表达上，它们更重视形式的创新。

本次陈列在题材选择上区别于以往的重大社会题材、历史题材，注重从审美角度萃集馆藏小幅经典，由“小”切入，让观众了解大师们如何将平凡的生活化为艺术的形式，在笔触、色彩、线条、墨韵中体验精神的感性显现，从而在图像中领悟艺术的真谛。

走进藏宝阁，观众们可以从任伯年、齐白石、黄宾虹的一叶一花、一石一水中感受传统绘画的神逸；从吴作人、吴冠中的静物、风景中体味中国油画语言的本土气质；从刘开渠、熊秉明的小型雕塑中把握造型的凝定与律动；从于右任、林散之、高二适等大师的书法气象中感悟一个苍浑而悠远的文化世界。

美术远非仅存形纪事，亦非唯形式游戏。美术本体的探索与记录时代的双重取向总是在相互关联中发展，呈现出多元共生、延绵流变的态势。只有那些既富精神品格又有艺术品质的作品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在未来的历史时空焕发其熠熠光辉。

相信这不大的藏宝阁以及不大的作品一定会放射出巨大的文化能量。

桐荫纳凉 任伯年

红叶秋蝉 齐白石

太湖鹅群 吴冠中

期待更多长期陈列

赖 睿

自1月25日开放以来，中国美术馆的“藏宝阁——典藏精品陈列”就吸引了大批民众前往参观。在美术爱好者王先生看来，汇聚了这么多名家大师的展览，应该长期陈列。如果时间太短，很多人都来不及观摩。

事实上，在收藏、研究之外，公立美术馆还具有文化教育功能。实施免费开放的措施，也体现了我国越来越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与全面发展。美术馆往往因拥有藏品而显得厚重，只有将好的藏品拿出来进行充分展示，发挥藏品的社会功能，才能与艺术家和观众形成良好互动。

然而受制于场地和经费等因素，目前中国大型的公立美术馆中，大部分都没有设置长期陈列。一些美术馆频繁换展，每天都有展览开幕、闭幕。每个展览的展期却很短，有的甚至只持续一周，难以完全发挥美术作品的审美教育功用，也是一种对美术资源的浪费。

所幸的是，这种情况正在改观。目前所知，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新馆开馆以来，常设“古代中国”“复兴之路”两个基本陈列；北京画院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等也拥有固定藏品陈列；中国美术馆方面表示，最近两年展览场次都保持在90场左右，控制展览数量，以拉长好展览的展期。

中国的美术馆建设方兴未艾，发展还不平衡。缺乏长期陈列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一蹴而就。相信随着美术馆事业发展，越来越多美术馆将建立起自己的长期陈列，让更多民众共享文明的成果。

探寻中西文化交融之道 感受超现实主义魅力

本报记者 赖 睿

中西文化交流既有“走出去”，也有“引进来”，两者相辅相成。由中国美术馆、西班牙驻华大使馆、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等主办的“爱德华多·纳兰霍美术作品展”，就是近期“引进来”的一部重头戏。

爱德华多·纳兰霍，1944年出生于西班牙巴达霍斯省莫内斯特里奥镇的农民家庭，是当代西班牙颇负盛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以超现实主义绘画著称于世。

纳兰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艺术界有着卓越的影响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纳兰霍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就给中国青年艺术家以启示。他多次来华，曾先后在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长期讲学、做学术交流，并与中国老一辈杰出艺术家靳尚谊、詹建俊、全山石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舞动红布 爱德华多·纳兰霍

纳兰霍的绘画风格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上世纪70—80年代，带有浓郁超现实意味的错觉写实主义，是其作品的主要表现手法；而90年代至今，画风渐趋隐性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变得纯净、透明，在“真实”中渗透着强烈的象征意味。

纳兰霍的创作，以富有诗意的梦幻和想象，用清晰的思维表现天地宇宙和人之间的景象。在他的作品里，美的感受无处不在，无论人物肖像或是场景表现，都是精益求精，严谨深刻。他善于在木板上用铅笔画素描，呈现与纸上素描的不同艺术效果，其线如刀如刻，调子更加丰富；在柔美虚幻的表现中，又拥有纸上素描难以达到的一种迷离淡雅的美感。

此次展览是纳兰霍在中国的首次综合绘画艺术展，也是中西两国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交流项目。西班牙是个艺术家辈出的国度，毕加索、高迪、米罗、达利、戈雅、洛佩兹等西班牙艺术家都享誉世界。西班牙驻华大使马努埃尔·瓦伦西表示，“在中国和西班牙文化交流的历程中，以纳兰霍为代表的西班牙画家的作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看来，西班牙艺术家能将很多主观的、发自内心的对世界、人、事物以及景物的理解，通过艺术形式加以呈现，这一点跟中国的文化价值和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有共通之处。他相信这次画展不仅为进一步了解西班牙当代艺术提供了平台，也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启示。

双喜图 崔白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 古画品鉴

《双喜图》：北宋花鸟画新风的体现

倪 萍

崔白（1004—1088），字子西，濠梁（今安徽凤阳）人。擅画花竹、禽鸟类。熙宁初年受宋神宗赏识，补入图画院学艺。他的花鸟画清淡野逸，一改宋初以来黄筌父子开创的富贵浓艳风格，推动了北宋花鸟画的转型。

《双喜图》，纵193.7厘米，横103.4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中秋风呼啸，枯草伏地，空旷的原野一片萧索。一只褐色野兔立于土丘旁回头向上方张望，原来是一只喜鹊（实则近似绶带鸟）停在树枝上俯身鸣叫示威，似乎在向野兔宣告此处是自己的领地，另一只尚未停落，在空中张开双翅前来助阵。三者互相呼应，草木迎风倾倒，S型构图紧张而富有律动感。

绘画技法上，崔白在继承徐熙、黄筌二体的基础上，颇具新意。崔白成长于安徽一带，深受徐熙风格影响，闲淡野逸，多表现南国林木丛中的花鸟。其技法集前人之大成，并将一些山水画中的技法运用到花鸟画中来，山石树木多半工半写。《双喜图》中右下方的土坡，以干笔淡墨粗勾，顺着坡向略加几笔皴擦，表现出南方土坡的质感——多雨冲刷，坡面平滑；土质山坡，少突出石砾棱角。画中的竹叶虽双钩添色，但用笔颇为潇洒，笔力亦显功力。古树的枯叶与下方的草，虽简单勾画，但迎风而飞的姿态分明，可见花鸟绘画中的细节。

崔白在《双喜图》中发挥写生精神，探索花木鸟兽的生动意趣。褐兔和二鹊的描绘十分精细。兔子毛发腹背质感有别，腹部毛发晕染为主，故松软蓬松，背部采用细笔丝毛，根根可辨。二鹊因姿态不同，展示出的羽毛也不同，已停落的作俯身之姿，露出背部羽毛，乌黑光洁；尚在空中的展翅欲收，与风的力量对抗更显其凌空之姿，里面的羽毛露出，洁白硬朗的飞羽与柔软的腹羽形成对比。可见画家对动物毛发质感的把握相当纯熟，与黄氏工整细致的画法相似，但是摆脱了之前的程式化，更加生动自然。可见崔白在写实中兼顾形、神，通过对形的细微刻画来营造一种特定的意境，画面扣人心弦。

崔白之前，北宋画院的花鸟画家皆以习得黄家父子为荣，虽然徐熙的野逸之风在五代也风行，却不足以影响画院的主流画风。崔白的出现在中国花鸟画史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是画院花鸟画风格的转折点。通过《双喜图》可以看到，崔白画风对当时画坛是一次突破，崔白深入写生、大胆独创，把花鸟画带到一个新的阶段。

陈裕亮、吴秋雨画展举办

日前，“文心别寄——陈裕亮、吴秋雨中国画丁酉元宵作品展”在福建省诏安县沈耀初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由福建省美术家协会、诏安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展览开幕当天还举办了作品展座谈会，并进行了现场书画创作交流。这次展出陈裕亮、吴秋雨的作品，倡导充满诗意的空间美，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艺术追求，对诏安本地艺术家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交流。 （邹雅婷）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65003109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1.5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